

豫章叢書

第三七冊

妙絕古今卷三

宋 湯漢 編

淮南子劉訓

輕天下則神無累矣細萬物則心不惑矣齊死生則志不懾矣同變化則明不眩矣衆人以爲虛言吾將舉類而實之人之所以樂爲人主者以其窮耳目之欲而適躬體之便也今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而堯樸桷不斲素題不枿珍怪奇味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羹文繡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掩形鹿裘蔽寒養性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責

大故舉天下而傳之於舜若解敝蹠然非直辭讓誠
無以爲也此輕天下之甚也禹南省方濟於江黃龍
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笑而稱曰我受命
於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
龍猶蠃蜒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而逝禹之視物
亦細矣鄭之神巫相壺子林見其徵吉列子列子行
泣告壺子壺子持以天壤名實不入機發於踵壺子
之視死生亦齊矣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偃僂脊
管高于頂膈音歇下迫頤兩髀在上燭營指天匍匐
自窺於井曰偉哉造化其以我爲此拘拘邪此其視

變化亦同矣故觀堯之道乃知天下之輕也觀禹之志乃知萬物之細也原壺子之論乃知死生之齊也見子求之行乃知變化之同也

精神訓

堯不以有天下爲貴故授舜公子札不以有國爲尊故讓位子罕不以玉爲富故不受寶務光不以生害義故自投於淵由此觀之至貴不待爵至富不待財天下至大矣而以與他人也身至親矣而棄之淵外此其餘無足利矣此之謂無累之人無累之人不以天下爲貴矣上觀至人之論深原道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行乃足羞也故通許由之意金騰豹韜廢矣延

陵季子不受吳國而訟閒田者慙矣子罕不利寶玉而爭券契者媿矣務光不汙於世而貪利偷生者悶矣故不覩大義者不知生之不足貪也不聞大言者不知天下之不足利也今夫窮鄙之社也叩盆拊瓠相和而歌自以爲樂矣嘗試爲之擊逢鼓撞巨鐘乃始仍仍然知其盆瓠之足羞也藏詩書修文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拊盆叩瓠之徒也

精神訓

凡人所以生者衣與食也今囚之冥室之中雖養之以芻豢衣之以綺繡不能樂也以目之無見耳之無聞穿隙穴見雨零則快然而歎之况開戶發牖從冥

冥見昭昭乎從冥冥見昭昭猶尙肆然而喜又況出
室坐堂見日月光見日月光曠然而樂又況登太山
履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蓋江河若帶又況萬物
在其間者乎其爲樂豈不大哉且聾者耳形具而無
能聞也盲者目形存而無能見也夫言者所以通已
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已也瘖者不言聾者不聞
旣瘖且聾人道不通故有瘖聾之病者雖破家求醫
不顧其費豈獨形骸有瘖聾哉心志亦有之夫指之
拘也莫不事伸也心之塞也莫知務通也不明於類
也夫觀六藝之崇廣窮道德之淵深達乎無上至乎

無下運乎無極翔乎無形廣於四海崇於太山富於江河曠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間無所繫戾其於覽觀豈不大哉

泰一族訓

揚子雲客難

客難揚子曰凡著書者爲衆人之所好也美味期乎合口工聲調於比耳今吾子乃抗辭幽說閱意眇指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鑪旁薄羣生厯覽者茲年矣而殊不寤寘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譬畫者畫於無形絃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揚子曰俞若夫閎言崇議幽微之途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

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
深昔人之辭乃玉乃金彼豈好爲艱難哉勢不得已
也獨不見夫翠虬絳螭之將登乎天必聳身於蒼梧
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櫟膠葛
櫟拘也膠葛上清之氣也騰九閔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
合燿八紘泰山之高不嵯峨則不能溱滃雲而散歆
烝是以宓犧氏之作易也縣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
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定
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溫純深潤則不足
以揚鴻烈而章緝熙蓋胥靡爲宰寂寞爲尸大味必

淡大音必希大語叫叫大道低回是以聲之眇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於世俗之目辭之行者不可同於庸人之聽今夫絃者高張急徽追趨逐耆則坐者不期而附矣試爲之施咸池掄六莖發簫韶咏九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鍾期死伯牙絕絃破琴而不宥與馱鼓獲獲者音乃高反鑊鑊者音乃高反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師曠之調鐘埃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此非其操歟

劉歆移太常博士書

并序

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
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議諸儒博
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
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
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
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記帝王之道及
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乘重遭戰國棄
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
陵夷至于暴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

之罪道術由此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惟有易卜未有他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尙書尙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于學官爲置博士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

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讚之故詔書曰禮壞樂崩
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
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
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
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
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
伏而未發孝成皇帝愍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
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
傳文選無傳或脫篇傳問人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
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

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差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尙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文選作雖深照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

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
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
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
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
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爲古文舊書皆
有徵驗內外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
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
則施孟然孝宣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
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
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

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
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妬
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
子不取也

諸葛忠武侯出漢中疏

前表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
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
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
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
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

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
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
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
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
陛下愚以爲官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然後施
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
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
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必能使
行陳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
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

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
尙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諒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
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
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
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
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
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
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任也受命以來夙夜
憂嘆恐託付不效以傷天地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
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